

糟糠之妻

◇山城区 白鹤

妻容貌秀丽，沉稳端庄。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羞涩腼腆，少言寡语，只顾低头纳鞋底。我问：“你愿不愿意？”她柔声说：“你问俺姑吧。”她姑是媒人。其实我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双方早已定好了，我们见面只是个形式。

妻很贤惠，也很孝顺。嫁到我家后，总是低眉顺眼，柔声细气。每日烧火做饭，我们吃稠，她喝稀。那时生活困难，粮食短缺，她每顿都给我父亲捏个黄窝窝，我们都吃糠饼，她连糠饼也舍不得吃，却从不抱怨日子艰难。我母亲是小脚，妻经常给她洗脚，剪趾甲，没说过臭，没嫌过脏。

妻有骨气，有志气。刚分开责任田，队长跟别人说：“她男人在城里工作，家中没有种地的，一个娘儿们家能弄好庄稼？瞧她家住后吃啥吧。”妻听后不言不语，去县良种站买了麦种，到地里，遵照技术员的吩咐，按时浇水施肥。到收割时，数我家的麦子收成高。

妻有时胆小，有时胆大。我晚上给她讲鬼怪故事，吓得她直往我怀里钻。平时杀个鸡，宰个羊，她连看也不敢看。但她也有胆大的时候。有次我感冒了，半夜烧到四十度。她二话没说，就去邻村找医生，要路过狐鬼坟，还得蹚一条河，平时夜里没有人做伴，大男人也不敢走。那一夜，妻为了我豁出去了，愣是咬着牙壮着胆闯过了狐鬼坟。过河时，她几次跌倒，又爬起



来，终于及时请来了医生，给我输液退烧。事后我问她，经过狐鬼坟时你怕不怕？她说当时只想着给你请医生，哪还顾上害怕不害怕？不过，后来想想身上还起鸡皮疙瘩，后怕死了！

妻手很巧，蒸出来的馍，又白又软；烙出来的饼，又焦又香；擀出来的面条，又长又筋；包出来的扁食，皮薄馅多；摊出来的煎饼，软绵可口，熬出来的稀饭，又甜又黏。三天不吃妻做的饭，我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我在城里工作多年，与妻长期两地分居。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让我跟老家的妻离婚，在城里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说实话，城里的女人确实长得好看，论模样，论身材，论文化，都比我那个糟糠之妻强一百倍。城里女人细皮嫩肉，干净整洁。妻却是手脸粗糙，穿戴随便。然而，城里的女人长得再好，也不会使我心动。假如我与妻离婚，找个城里女人，她会像妻那样，给父亲端饭，给母亲洗脚吗？她会像妻那样，让我吃稠，她喝稀吗？要是我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她会像妻那样，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吗？在我生命垂危时，她会像妻那样，豁上性命，挺身而出吗？我估计她们都不会。这些事，只有我的糟糠之妻才能做到。妻才是我称心如意的伴侣，是我一生中最合适、最理想、最亲密、最可靠的人。

到后街喝咖啡去

◇淇滨区 王贵友

初秋的傍晚，天上飘着蒙蒙细雨，路灯辉映着朦胧的夜色，街上车来人往，昭示着这个精致的城市初来的繁华。我骑着那辆不算老旧的自行车穿过熙来攘往的人流，走进了后街的宁静。

后街，这个在城市规划图中压根儿找不到的名字，乍一听让我想起儿时老家的那条不算宽敞的街道，它藏着儿时多少的欢乐和迷惘。这个让人怀旧的名字就这样让我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

其实，我所说的后街就是新世纪广场东边的那条步行街，市检察院的西邻，一条林荫下稍显冷清的街道。

说起“后街”这个名字的来历，还得从第二届鹤壁市朗诵大赛开始。那天大赛组委会聘请了省话剧院著名演员于同云先生到鹤壁讲授朗诵技巧和知识，我有幸参加了在鹤园宾馆二楼会议室的那场讲座。入场时领了一张大赛的出入证，上面印有协办单位的名字，“后街咖啡”就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张出入证翻看了许久，思索着这个店名，揣测着店主人为何起了这样一个有些老土的名字，和这个光鲜亮丽的时代、这座朝气蓬勃的年轻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百思不得其解，从那时起，就有了到后街咖啡店一探究竟的冲动。

昏暗的灯光下，我从南到北找了一个来回，才在绿树的掩映中找到这家店。后街，与车水马龙的大街或正街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份儿冷清，恐怕这就是“后街咖啡”这个店名的来历吧！

店中有三三两两的几桌顾客，静静的，和后街的宁静融为一体，真是个好喝咖啡的好去处。

服务员很有礼貌地引导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清冽的纯净水，道一声“慢用，请您稍等”之后便悄然退出，让我有机会细细打量着这个不大的咖啡馆。

几张别致的小桌陷落在宽大的沙发中，橘黄色的灯光下，花草、奇石、书橱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小说、诗集、漫画、葡萄酒散布在各个角落，让你触手可及。一个很精致的小店，一个很温馨的小店，浪漫和优雅弥漫在整个空间。这简直就是一个歌德时代的文化沙龙。

“先生，您的咖啡！”

“哦，谢谢！”我下意识地回复着服务员。回过神来看着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一股淡淡的香气飘然而至，沁人心脾。我急忙用小勺搅动着咖啡，迫不及待地呷了一口，有点苦涩，味道很纯，让人回味。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这琥珀色的液体，品着这后街的宁静，品着这诗意的精致，品着一份独一无二的浪漫，让我感觉到了那份小资的优雅。

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从哪个角落能传来轻轻的诗歌朗诵，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该是多么美妙啊！这个空间就是为朗诵而生，就是为诗歌而生，我这么想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对，就是他，徐志摩，徐志摩那首深情的《再别康桥》！我甚至要吟诵出声来了。

或许是个人的爱好吧，我把朗诵和咖啡，和宁静、优雅联系在一起了。

对了，我想起来了，店主也是一个朗诵爱好者。如果这个小店的目标客户能定位成朗诵爱好者这个群体那该多好啊！心血来潮，爱动感情，亏你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我苦笑了一下，是为这宁静的后街？还是为这有点儿苦涩的后街咖啡？

不管为了什么，我爱上了这个后街，爱上了这个后街咖啡。哪一天我偶遇至交，我肯定会说：走，到后街喝咖啡去！

朝阳山菊绽芬芳

◇淇县 袁增新

心不在焉地听朋友说着朝阳山清凉大峡谷石峰的种种传说，双眼却时不时地在山坡上、山道边寻找着那黄灿灿的野菊花。

深秋的风有点儿凉，曾在夏秋飞瀑流泉的大峡谷，也抵挡不住四季更迭，静得有些空旷。山涧中几簇芦苇绽开了雪白雪白的芦花，摇曳着苍凉的美丽，不由得使人想起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诸如此类的诗句。

泛着些许紫色的中药红花努力地抖擻着，冬凌草收缩了碧绿的叶子瑟瑟发抖。枫树楸树尽染秋霜，红色渗透了秋风中飘零的每片落叶。山之北只能看见凋谢的野菊了，枯萎得只剩下点点暗黄。

失望地翻过狮咬鲤鱼跃龙门景点，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了尖山之畔的凤鸣山半山腰。

突然被满山坡枯草的黄惊呆了：萎黄中泛着一丝丝青的草儿们，一簇接着一簇，相互牵扯着向上蔓延，在山风中跳着风摆荷叶般的舞蹈，宛如涟漪一般。一两朵怒放的、黄灿灿的山菊花在风吹草低中惊现，是那样炫目。

一朵、两朵……点点金黄绽放在草丛间，染亮了我们的眼睛。沿着山坡前行，边走边采。半山坡上吃草的马和牛羊不时低鸣，同伴的说笑声渐行渐远，不知道过了多久，已摘了满满的一小袋。

山顶的菊花成簇成片，闪着亮丽的异彩。被称之为风铃花的紫花地丁时不时在草丛间闪现，和散落的野菊相映成趣，把深秋的山坡装点得分外妖娆。选了几簇最大最艳的野菊花和风铃花，准备回去插进花瓶，让菊的香、菊的烂漫定格。

风更凉了，不知不觉已是傍晚。回望山谷，远处的朝阳古寺香雾缭绕，低沉的鼓声惊起一群群归巢的倦鸟。

大雁飞过夕阳西下的天空，阵阵雁鸣令人浮想联翩。暮归的老牛、羊马群和我们走到了一起。在深秋初冬绚丽绽放的山菊花一定不多见了，也只有在这背风向阳、风景优美的朝阳山里，才有这绚烂的山中之菊吧。

这正是：“深秋将尽山风凉，群花凋谢碧草黄，丹枫层染傲霜寒，山菊依然绽芬芳。”



宠辱不惊 淇滨区 杨志甫 作

寻“爸”

◇淇滨区 梁宪民

油蛋像裤裆着火一样连蹦带跳地从局办公大楼里蹿出来，一头扎进汽车，启动，挂档，加油门，“吱吱呱呱”地冲出大院，一溜儿狼烟向“一把手”的新别墅方向驰去。

油蛋大名曰周全，是个猴精猴精的社会混混，与局“一把手”是驴尾巴上绑棒槌的远房亲戚。

三年前，油蛋亲爹亲娘的坟墓被平成了耕地，他却冒着被抓的风险，投入数万元为如今“一把手”老家的祖坟修了一座高大的石牌坊，成了当地农村小有名气的民俗景点，着实让“一把手”为之动容。

油蛋凭借这迂回战术巴上了“一把手”，将要退休的年龄了，却摇身变成了局里管基建的聘用工人。局里迎来送往、车辆加油维修、房屋修缮维护，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差事可是肥得流油，大伙儿背地里便叫他油蛋。

今几个可不得了，市纪委工作组刚来电话说要进驻局里调查，油蛋慌忙打“一把手”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到了豪华别墅区，油蛋跳下车，就咣咣咣咣“一把手”家的大门。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闪开一道缝。

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将头微微伸出来，甜甜一笑：“你找谁？”

“你爸在家吗？”油蛋强按捺住激动。

“不在。”小姐脆生生地回答。

“那你爸在哪儿？”

“俺爸在老家哩。”

“不可能！司机11点送他回来了。”

“让他进来。”小门敞开了，“一把手”支着两只和面手从厨房探出头说。

“这孩子，咋说你爸没在家！”油蛋真恼道。

“嗨！她是老六。”

“我说呢，这六妮儿给惯得会说谎话了。”

“这是我六嫂！”

油蛋登时吓傻了，心里嘀咕道：“别人都养小三，老表你养的老婆还翻倍了，收了老五才几天呀。”

“你们仨马上跟我们走一趟！”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三个人吓傻了。

别墅外停下一辆小轿车，车上下来几个人。

这是市纪委调查组设的欲擒故纵计，将腐败的“一把手”和知底者一网尽收，别墅即封，不用费恹大劲儿。